

乐活新主张

乐活态度

想让孩子拥有丰富的简历还是阅历？



想要让孩子拥有丰富的经历,首先要做的,就是让孩子多和真实的人交互。无论是参加团体的体育运动,还是组织各种活动。不要总是陷在“事”里,而是鼓励孩子在“人”的层面多思考。不要总是看重结果,也要看重过程。因为世界的丰富,是人的丰富。故事的精彩不在于结果,而在于过程。

■ 高琳

最近网上有个热搜,说的是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星二代前后对比。当年剧里每个孩子都各有各的可爱。10年后这群孩子长大了,你就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。这些明星都是有钱人家,对于孩子的教育,无论男孩女孩无一例外都是富养。但有的富养,让孩子成长得落落大方,非常优秀。有的则被各种声音质疑。

三种“富养”留下的启示

《爸爸去哪儿》中的家长,大致都选择了三种方法去“富养”孩子。

一类是金钱上的“富养”,最典型的是李湘的女儿王诗龄。自从王诗龄参加节目之后,“炫富”这个标签真的是牢牢被贴在了她的身上。比如在她参加节目时,网友发现王诗龄一件连衣裙就要2万多,一个迷你小手包,就是限量版,价值5位数。除此之外,王诗龄的妈妈李湘出席时装周发布会,也会带着她参加,坐在台下看不过瘾,找准机会还让王诗龄上台走秀。在读书方面,李湘也很舍得下功夫,她把王诗龄送去了英国,和安妮公主成了校友,还入住了当年安妮公主住过的房间。王诗龄的“富养”,就突出一个钱多任性。

第二种是条件上的“富养”。田亮的女儿森碟,完美继承了她的运动基因,速度、耐力都很出色,运动神经十分发达。虽然作为运动员,田亮并不希望女儿走这样一条辛苦的路,在她练球的时候,田亮

也称森碟“正承受着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紫外线”。但是心疼归心疼,既然女儿认定,条件一定提供。田亮也是大手一挥,让女儿跟着传奇网球巨星休伊特学大师课程。最近,森碟就参加了她人生的第一场职业比赛,崭露头角,准备往专业运动员方向发展了。虽然体育这碗饭苦,但只要你想吃,一定让你用金饭碗、金筷子吃。这就是条件上的“富养”。

第三种是体验上的“富养”。最典型的是黄多多。黄多多可以说是《爸爸去哪儿》中,争议最大的一个孩子,这是和她爸爸的教育是分不开的。黄磊从多多小时候起,就热衷于给她安排各种体验,比如让她参与英文电影配音,搭档是何炅,还让她演赖声川的舞台剧。而且对于黄多多在社交媒体上的抛头露面,黄磊一直采取一种放养策略。比如前段时间,黄多多发了一条穿居家服做泡芙的Vlog。评论区好多人指责黄多多的衣服,称“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,不该穿这么低胸的外套”。老实讲,我没觉得哪里“低”了。其实黄多多自从青春以来,经常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有时候我觉得,黄磊是不是太残忍了,让自己的孩子独自去面对成人世界,尤其是网络世界的阴暗面。最近黄多多再次被“网暴”,起因是她开通专栏《陪你多读书》,但却多次读错字。为此黄多多发了道歉声明,结果声明里还是有错别字,又被批评了。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会想,难道黄磊的公关团队不看一眼再发吗?所以,极有可能的是,黄磊根本就没有插手这件事。

黄磊看似对黄多多放任不管,但换个角度来看,这也是一种体验上的“富养”。让孩子去充分体验这个世界,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,反正他们未来早晚要面对。

丰富的阅历比丰富的简历更重要

有一本书,对于我的教育理念影响很大,它叫作《优秀的绵羊》。作者威廉·德雷谢维奇,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,在常青藤名校工作24年,包括在耶鲁大学担任英文教授10年。他发现很多孩子来到耶鲁,不知道对什么有激情,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成功。但什么是成功,为什么要成功,他们却不知道。

这群上了藤校的孩子,无一例外都是被“富养”的,但他们居然成了一批“优秀的绵羊”,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。事与愿违的背后,是这些孩子的父母,没有搞明白一件事:富养的富,不是财富的富,而是丰富的富。这个丰富,既包括好的人生体验也包括不好的体验。

一个人经历越多,反思的空间越大;见过的世面越多,也越能承受大的风浪。但是很多父母“富养”的思路,则刚好相反。他们的“富养”,仅仅是在拔高孩子的花销最高点,从“在麦当劳过生日”拔高到“去夏威夷过生日”。但其实于孩子来讲,这两者之间的情绪峰值并无太大差异。

诚然,没有一个父母想要孩子经历失败,我也不想。但就如华尔街基金大佬瑞·达利欧在《原则》中讲到的:痛苦+反思=进步。没有痛苦和失败,孩子的反思空间就不会被拓宽。

最近,美国大学都相继发榜,大家发现,很多藤校都把亚裔学生的名额又缩紧了不少。

亚裔学生擅长的SAT成绩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,申请文书中展示出的成绩之外的能力比例越来越高。比如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和领导力,参加过的志愿者活动……去年我帮几个朋友的孩子看过他们的文书。这些孩子也颇有才艺,但老实讲,简历看起来就一个字:平!

如今,丰富的阅历比丰富的简历更重要。想要让孩子拥有丰富的经历,首先要做的,就是让孩子多和真实的人交互。无论是参加团体的体育运动,还是组织各种活动。不要总是陷在“事”里,而是鼓励孩子在“人”的层面多思考。不要总是看重结果,也要看重过程。因为世界的丰富,是人的丰富。故事的精彩不在于结果,而在于过程。

这几年海外留学特别流行“背景提升”,很多留学中介推出专门的服务,帮助学生安排实习或者志愿者项目等等。这本来是好事,结果又变成了拼财力的游戏。

我见过最离谱的是去非洲保护野生动物,去柬埔寨贫民窟盖房子。我的第一反应就是:这得花家长多少钱啊?但其實我和这些孩子聊过,有些并没有从这些经历中获得太深刻的反思。因为参与的时间太短了,根本就来不及体会。而且花钱买的服务怎么可能让孩子太受苦呢?肯定是五星级的服务,把他们伺候得好好好的。

但问题是,不投入时间,哪儿来的真实的体验?没有经历折磨,哪儿来的深刻反思?无论穷养,还是富养,每位家长都得思考一个问题:你想要让孩子拥有丰富的简历,还是丰富的阅历?

如果是后者,那作为家长,就要舍得放手,把孩子扔出去,让他们在真实世界里,接受真实的挑战,并从中获得成长。

从这个角度看,黄磊看似对黄多多不管不顾,但可能这就是他让女儿接触真实世界的方法。只不过他的尺度在旁人看起来大了点儿而已。

那么作为父母,你的尺度在哪里?你舍得让孩子去冒险吗?

四十岁的我,领悟到的一句话:别急着奋斗,别急着躺平,做什么都可以,但别着急。接受自己是一个小兵,一个注定不可能成为将军的小兵,也许并不是没出息的决定。在前往战场报道的路上,看看路边的花花草草,听听树林里的鸟鸣虫声,河边浣纱的漂亮姑娘,林下砍柴的健硕樵夫,世界如此美丽,此刻,就是光明的前途。

中年自洽,此刻就是光明的前途

■ 阿舒

前几天我度过了自己四十岁的生日。我十八岁的时候畅想过自己的四十岁,想象中四十岁要达成的目标,如今看来一件也没有做到。

四十当然是个坎儿,女人如此,其实男人也不例外。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可惜,我三十岁的时候没立起来,到四十岁仍旧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。

然而,四十岁的我,领悟到的一句话是:别急着奋斗,别急着躺平,做什么都可以,但别着急。

最近时常想起一个名字——关紫兰。她是一个画家,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为人知。

关紫兰出道很早,1921年她就创作了《秋水伊人》,当时不过18岁。本来她打算去欧洲留学,但因为老师陈抱一的指引,最终选择了日本。刚刚毕业关紫兰就在日本举办了个人画展,她的作品《水仙花》印成了明信片在日本发行,一时间轰动国内。她曾经和潘玉良、蔡威廉、方君璧等人齐名,所有人都认为她有“光明的前途”。但很快,她却选择了低调、低调、更低调。她直到35岁才结婚,是十足的晚婚。

她的笔触下透露出一种独有的端丽,明媚和爽朗。当时人称赞她是“远处的一盏明灯”。但这盏灯,选择了照亮自己,而不是照亮世界。

她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情。老师陈抱一的房子被烧毁之后,她资助了老师全家,陈抱一因为娶了日本太太而备受指责,也是关紫兰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上海沦陷之后,拥有留日经历的关紫兰收到了日本人的邀请,她选择

了拒绝。

我比较过她和潘玉良画的菊花,她的菊花是生动明亮的,积极美好的。潘玉良的菊花显然有更多的故事,更耐人寻味。潘玉良想要诉说,关紫兰则选择了无言,因为她什么也不需要说,她非常自洽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关紫兰完全放下了画笔,成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,继续平静地生活。如陈丹青回忆时所说:“关紫兰和我同在一座城市,买菜做饭上街,可是上海美术界没人说起她,她也不让人知道她,记得她。”她所追求的是日常,平静的日常,一如她的菊花,淡淡地欢喜地藏在花瓣里。但绝不是平庸,就像她的头发灰白,却依旧坚持使用香水,这是她的一点坚持。

我在2008年得知关紫兰的故事,那时候我只抱羨于她的美丽,后来又惊叹于她的作品,再后来,我钦佩她的乐观——曾经开车开到树上,却又乐呵呵爬起来继续;晚年因为喜欢西湖,和家人说要把骨灰撒到西湖,“这样你们每年至少可以去一次杭州了”。还有一件小事——她外孙叶奇通过政审入伍,她感觉到鼓舞,所以不顾76岁高龄翻山越岭去部队看外孙,并辅导喜欢绘画的小战士出黑板报。多可爱的一个老太太啊。

现在,我只想获得她的自洽。她仿佛从不在意作品的进步,不在意作为画家的名利,就像她明明知道当时留法画家的前途明显“优”于留日,她还是去了日本。她本有如此值得夸耀的身世,美丽的容颜,足以自豪的成绩,她却很少炫耀于人前。但却并不是自卑,也并不是不求上进。她在四十年代的作品明显较之少女时代有了突破,她是在暗暗较劲

的,但这种较劲,仅限于艺术本身,其他的,她都不在意。

是什么让她拥有这样的自洽?我想,也许是她创作过程中,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由和快乐。而这种自由,使得她拥有了一份底气。

《花样年华》是我很喜欢的关紫兰的另一幅作品,创作于1941年。那一年关紫兰38岁。关上门,保持时髦,保持低调,这样就已经很好。她一辈子都是花样年华。

我们从小都被教育要努力,好好学习天天向上,考上满意的大学,嫁一个好老公,生一个可爱的孩子,然后教育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,由此往复,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

所以人们会嘲笑《新华字典》上的那句话——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;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;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: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。现在知道了,考上北京大学未见得会有光明的前途,当售货员也未见得没有光明的前途。

如何定义“光明的前途”呢?光明的前途,绝不等于成功。因为成功的人太少了。接受自己是一个小兵,一个注定不可能成为将军的小兵,也许并不是没出息的决定。在前往战场报道的路上,看看路边的花花草草,听听树林里的鸟鸣虫声,河边浣纱的漂亮姑娘,林下砍柴的健硕樵夫,世界如此美丽,此刻,就是光明的前途。

四十岁,是爬过一点山,吃过一点苦,但也见证过一些壮丽的日出。爱过一些人,心里有过一些酸楚,但除此以外,和二十岁,也没什么两样,都在路上。

人生四十,一切才刚刚开始,让我们一起,做个普通但自洽的中年人吧。



■ 胡杨

那天一早打开朋友圈,看到重庆朋友发的九宫格,她写道:“老公用AI画的女儿,中间一张是我,感觉AI时代来临了,未来很多职业会被替代。”看画风有些宫崎骏之感,我的第一反应是:哇,这是否意味着以后我可以自己画插图了?作为一个报纸编辑,为相应的文章找配图也是日常工作之一,有时为了找一张相得益彰的配图也是费尽了心思。好马配好鞍,我有点儿跃跃欲试了。

无独有偶。老同学甲面最近在用AI画画,那天他写道:“AI穷尽人类所有知识,恐怕也写出诗人的奇思妙想。就像人类科技再发达,也造不出蜻蜓一样的飞行器。”

现代人对新科技越来越容易谈虎色变了,2023年第一“虎”非AI莫属。随着ChatGPT, New Bing, GPT-4等一系列名字的横空出世,许多人发现AI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。而另一个古老而经典的问题再一次被翻牌:既然AI已经如此成熟了,它会替代我们的工作吗?于是又一波职场焦虑开始蔓延。

回顾历史,每一个新生事物的到来都会引起人们广泛的焦虑。大多数人面对扑面而来的科技风暴,第一反应是跌入杯弓蛇影的恐惧陷阱,而不是想着既然未来已来,我们该如何利用新科技改良日常工作与生活。

最近看一篇解读AI的文章,作者李睿秋说:从个体角度来讲, AI将会成为每个人的“放大器”——AI会放大你原本的能力。你掌握的技能越多,知识体系越完善,就越能够在AI的加持下,触及更多的可能性,获得更大的价值。比如AI能够让“学习”这件事变得更加容易。如果你在好几个不同的方面都有所涉猎,就更容易在AI的帮助下实现跨界和整合。所以面对AI的浪潮,我们应该考虑——专精自己的优势和专业领域,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。

作为一个将要终止职业生涯的人来说,我本来对AI就没什么恐惧,且充满兴趣,看到这段话更是跃跃欲试。于是畅想、展望退休以后的生活,可能有多好玩的事情等着我呢。

最近紧随AI热的还有“孔乙己文学”热。这些年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,而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相应的高薪岗位,有些年轻人就郁郁不得志,继而发明了“孔乙己文学”,就是把自己类比成孔乙己,说一些“年少不懂孔乙己,读懂已是书中人”“学历是我下不了的高台,更是孔乙己脱不掉的长衫”之类的话。某程度上说,“孔乙己文学”是读书无用论的又一翻版。

为了更好地理解“孔乙己文学”热,我还专门再读了《孔乙己》这篇文章。孔乙己的“要点”不在于长衫,而在于固守着“读书人”的标签不放,不思进取。

作家连岳针对这一现象更是一语中的道:“高校毕业生把自己比作‘孔乙己’,以为自己颇凄凉。其实还是高估了自己。孔乙己再落寞,也是咸亨酒店里少数的识字者。现在的大学教育已经普及化,这就犹如咸亨酒店里,个都是大学毕业生。孔乙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,还情有可原,现在的大学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,那认识水平比孔乙己还低,结局自然比孔乙己更可怜。”

的确,拥抱新变化才是现代人最应该具备的能力。年轻人不要把AI视为洪水猛兽,而是要视为一种工具、武器。

最近看了作家余华和王安忆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场对话直播。印象最深的是余华的那句话:“笨拙的阅读永远不会被替代。”

作为一个“笨拙”之人,每天早读庄子的时候,我都觉得自己正把日子一帧一帧地装订在时间的年轮上,以此压住生活的针脚。

中国传统工艺讲求道、技、器。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水平就是道,而读书就是“得道”的过程,而技与器都是具体的“道用”。如果说AI会替代掉人工,那么最容易被替代的,一定是那些不愿意动手改变自己的人,那些抱残守缺的现代孔乙己。

谈到AI,余华说:“在技术高度更新的时代,时髦的东西未必能够长久,我们那种很笨拙地拿着一本很厚的书,放在膝盖上,一页一页读的方式,反而会持久。”王安忆说:“学文学不一定当作家,在游戏公司工作,和写小说一样要构建一个宏大的虚幻世界。文学使人生更有趣一些。”

的确,这个世界的变化一定会越来越快,那么如何在确定的风浪里,实现确定性的成长?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就是:把生活分成两部分,一部分是“多数”,去做确定的事情,获取确定的积累;另一部分是“少数”,去探索种种可能性,寻求变化可能带给自己的机遇和收益。

这个思维脱胎自塔勒布的“杠铃法则”:用85%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日常工作,积累优势;剩下的15%则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,去投入到不确定和未知之中,让自己试错。

这一“杠铃法则”适用于我们应对AI之类的科技风暴。低头做85%的日常事,抬头看15%的风向标,如此这般,我们就可以“风雨不动安如山”。

AI已来,『孔乙己』未走